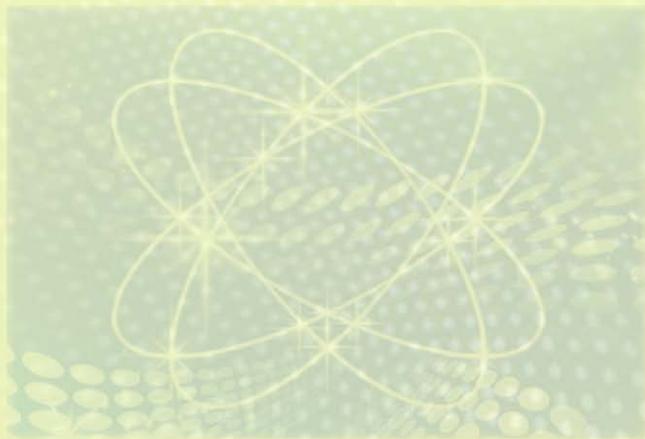


# 韩国文学的跨语际符码 ——“满洲”

李海英 金在湧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海大韩国研究 5

# 韩国文学的跨语际 符码——“满洲”

李海英 金在湧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内容提要

本书以伪满洲国为创作背景的韩国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当时旅行或移居到中国东北地区的韩国作家的具体生活体验,深入探讨了韩国作家和伪满洲国朝鲜系作家及其作品中所体现的对伪满洲国的认识与写作特点等问题。通过以上探讨更加进一步地了解伪满洲国政策体制下中国以及朝鲜人的生存情况,揭开了伪满洲国的真面目。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文学的跨语际符号——“满洲” / 李海英, 金在湧主编.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313-12152-3

I. ①韩… II. ①李… ②金… III. ①文学研究-韩国②伪满洲国(1932)-研究 IV. ①I312.606  
②K265.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5943 号

## 韩国文学的跨语际符号——“满洲”

主 编: 李海英 金在湧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出 版 人: 韩建民

印 制: 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960 mm 1/16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12152-3/I

定 价: 36.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12.75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5-83657309

本书的刊印得到韩国教育部及韩国学振兴事业团“海外韩国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AKS-2009-MB-2002)的资助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 (KSPS) Grant funded by the Korean Government (MOE) (AKS-2009-MB-2002)

中国海洋大学“海外韩国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于2009年5月开始实施,今年已跨入第五个年头,至2014年5月项目第一阶段即将结束。过去5年间,我们一直在考虑一个根源性问题也是核心问题——“韩国学在中国意味着什么?”这是对韩国学在中国主流学界中位置和地位的叩问。同时,也内含为何无法找到韩国学与中国主流学界的交流途径、怎样才能实现韩国学在中国学界的学术定着等本质问题。

间或我们也为“韩国学在中国意味着什么”这一根源性、核心问题不惜激烈的争论。在此过程中,我们认识到中国的韩国学最终不可能与韩国的韩国学以相同概念、朝相同方向发展,而应确立自身特色和发展方向,与美国、欧洲等其他海外国家的韩国学区别开来。从大方面来说,这是由中国主流学界的学术研究倾向与发展方向、中韩历史渊源与未来展望决定的;从小方面来说,这是由各地区特性、各机构特色决定的。为了韩国学在中国境内的学术性定着,各地区各机构需通过高度选择与集中将韩国学特性化。如此探索出的“我们日后发展方向”,即中国海洋大学韩国学的发展方向与特性化方向,就是“东亚跨文化视域下的中国韩国学学术体系的构建”。作为中国海洋大学“海外韩国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第五年度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该项目第一阶段的最终成果之一,《韩国文学的跨语际符码——“满洲”》一书的出发点正是来自这种“东亚”、“跨文化视域”等。

在韩国近代史中,“满洲”承载着重要意义。“万宝山事件”、“满洲事变”、“伪满洲国建国”等历史事件都是韩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在满朝鲜人的生活

与未来命运成为众多舆论媒体的关注焦点。韩国近代文学也无法将“满洲”排除不谈。李箕永、李泰俊、韩雪野、李孝石、蔡万植、张赫宙等先后访问“满洲”，从多角度进行了体验性写作；廉想涉、朴八阳、白石、玄卿骏等人为躲避韩国国内的“内鲜一体”政策移居至“满洲”，形成了所谓的“满洲”亡命文坛。出身于该文坛的青年文士安寿吉，日后发表了重现“满洲”的叙事性长篇巨作《北间岛》，由此确立了其在韩国文坛的卓越地位。本书从两个层面——“以旅行者或外部视角看到的‘满洲’与‘满洲国’”、“以定居者或内部视角看到的‘满洲’与‘满洲国’”，探讨了“满洲”在韩国近代文学中的跨语境位置及其多元意义，并对两种视角差异塑造出的“满洲”是如何复杂的形象进行了考察。同时，因“满洲”的存在，殖民地朝鲜人与日本帝国内的其他殖民地人不同，可以在“内鲜一体”与“五族协和”的夹缝与断层中感受特殊的殖民地体验。此点在本书中也得到了重要体现。

“满洲”体验与记忆具有复合性意义。从对该意义的多层次分析着手，今后我们将试图从多角度对东亚的“殖民地体验与记忆”进行解构。近代，中韩两国均被帝国主义列强占领，沦为殖民地，拥有相同的殖民地经历。作为其文化记忆与对应，两国报纸媒体的报道与多数文学作品被完好保存下来。此前，韩国学界一直依据民族主义逻辑，用合作/抵抗、亲日/反日的二分法看待殖民地经历，只研究包含抵抗、反日要素的体验及其记忆，将其他部分排除在外。近来，韩国学界开始批判并反省这种极端性民族主义逻辑与二分法视角，并提倡殖民地体验的多元化、复合性重构。中国学界内，在长期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艺理论的熏陶下，重构殖民地体验时未将香港、台湾、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伪满洲国时期的殖民地体验包括在内。从2000年初期开始，在以刘晓丽为代表的年轻学者的积极推动下，中国学界开始批判和反省仅凭单一新民主主义文艺理论进行的殖民地体验研究和重构，并试图对曾被排除在外的区域，进行多元复杂的殖民地体验重构。近代中韩两国的殖民地经历和记忆，在某些特殊地区出现了重叠现象，例如中国东北地区，即伪满洲国，但形态却又各自不同。因此，殖民地经历和记忆在中韩两国都是具有即时性的问题，也是彼此共同的学术话题。这既是韩国学与中国学界进行交流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学界所关注的韩国学的核心问题。本书作为该核心问题研究的探路石，对探讨两国殖民地经历和记忆的重叠部分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在策划之初就得到了韩国圆光大学金在湧教授的支持与帮助，同时也

将在韩国发行韩文版。对殖民地文学研究的坚定意志与热情,是促成本书策划、出版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今后中韩学者对两国殖民地经历和记忆进行共同研究的根本力量。在本书的执笔过程中,重构两国殖民地经历和记忆,可以成为遭遇相同近代史悲剧的中韩两国间意义深远的交流平台,同时也可以成为两国近代文学的交叉点。此点我们可以得到反复确认。以中韩两国学者共同执笔研究丛书为起步,为了今后更加深入的研究,我们正在策划基础作业——“日帝下东亚文学词典”的编纂。

回首望去,我们的来时路充满了艰辛挫折,但未来的旅途更加漫长。在实施“海外韩国学重点研究”项目第一阶段的过去5年期间,韩国学振兴事业团和中国海洋大学本部对项目组给予了莫大的支持与帮助。特别是中国海洋大学吴德星校长对学问与众不同的宽广包容力,使韩国学成为中国海洋大学的学术话题之一,地位日渐提升。这也是其以身作则践行中国海洋大学“海纳百川,取则行远”校训的过程。中国海洋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戴华先生的支持也给予我们很大的力量。同时,还要向以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杨连瑞院长为首的本校外国语学院领导们表达谢意。他们欣然同意为韩国研究中心在外国语学院开辟办公空间,将作为区域学的韩国研究认定为外国语学院学术研究方向之一,并对国别、区域研究给予认可与支持。杨连瑞院长不仅是优秀的语言学者,而且对区域研究也非常关注。同时,也对一如既往为项目组提供支持与帮助、作为运营委员参与项目组运营和共同研究的韩国语系李光在主任表示真挚的谢意。还有,对过去5年间,为了项目组发展同苦同乐的中国海洋大学“海外韩国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组全体成员以及韩国语系老师们的热情与付出表示感谢。正是大家的相互忍耐、理解、包容以及付出与贡献才成就了我们的“今天”。2012年7月,“海外韩国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团长协议会第一次海外会议在我校成功举行。在此次会议上,我们也亲身感受到了以吴德星校长为代表的中国海洋大学对韩国学的学术认可与坚定支持。

2014年4月

在樱花盛开的崂山校区

中国海洋大学“海外韩国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组

组长李海英

CONTENTS 目 录

## 第一部分 移民作家眼中的“满洲”

- 伪满洲国“鲜系”文学建设与安寿吉…………… 李海英(中国海洋大学) 3
- “满洲朝鲜人文学”与廉想涉
- 以“满洲地域性认识”为中心…………… 崔 一(中国延边大学) 21
- 社会主义者姜敬爱对中国东北的认识…………… 崔鹤松(中国中央民族大学) 33
- 伪满洲国“朝鲜系”文人国民性的局限
- 以今村荣治为例…………… 金长善(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46
- 玄卿骏小说中的家族恢复与空间的意义
- 以《流氓》《峰回路转的人生》《心若琴弦》为  
中心…………… 车姬贞(中国海洋大学) 59

## 第二部分 旅行作家眼中的“满洲”

- 血统主义“内鲜一体”论视域下的“满洲”及  
伪满洲国…………… 金在湧(韩国圆光大学) 81

惨淡和崇高

——徐廷柱的“满洲”体验…………… 朴秀渊(韩国忠南大学) 94

日帝末期郑人泽的亲日协力文学与“满洲”考察体验

——以“国家政策”意识形态的号召及其接受过程为

中心…………… 徐荣裯(韩国庆熙大学) 116

殖民地开拓医学与帝国医疗的“极北”

——论李箕永小说《处女地》…………… 徐在吉(韩国国民大学) 136

帝国之业与彩票之梦

——以李泰俊的《移民部落见闻记》为

中心…………… 孙有庆(韩国首尔大学) 153

“民族协和”的假象与白石的“满洲行”…………… 田月梅(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168

日帝末期李孝石小说中“哈尔滨”的象征义

——以《花粉》《碧空无限》《哈尔滨》为

中心…………… 韩红花(中国海洋大学) 181

第一部分  
移民作家眼中的“满洲”

---





# 伪满洲国“鲜系”文学 建设与安寿吉\*

李海英(中国海洋大学)

**摘要** 本文旨在考察安寿吉在伪满洲国时期的创作活动与伪满洲国“鲜系”文学建设的关系问题。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间岛朝鲜民众会等各社会团体要求间岛朝鲜人自治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伪满洲国直属行政机关的间岛自治论也逐渐得到确立。安寿吉虽是伪满洲国“鲜系”作家的代表,但来“满洲”并不是其自身选择,而是生活本身的驱使。在他身上我们也找不到其他作家所流露出的对“内鲜一体”和“五族协和”政策的紧张意识。安寿吉追求的成为伪满洲国国民的这一最终目标,实际上是基于“五族协和”统治理念上的朝鲜人自治。

**关键词** 安寿吉 伪满洲国 “在满朝鲜人文学” 鲜系文学 “间岛自治” “朝鲜人自治” 《北乡谱》 “满洲”特殊性 朝鲜文学建设新提议

## 一、“在满朝鲜人文学”与伪满洲国“鲜系”文学

现今,我们把1945年之前移居至中国东北或“满洲”地区的朝鲜作家所创作的文学称为“在满朝鲜人文学”。从朝鲜半岛文学延伸的角度<sup>①</sup>,也称其为“亡命文学”、“移民文学”。在这里,“满洲”只是一个地理名词。

---

\* 本论文是2013年由韩国政府(教育部)支持,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韩国学振兴事业团)的研究成果。

<sup>①</sup> 关于中国朝鲜族文学的起点问题一直存在争论。以1945年“光复”为契机,此前的文学主要被称为“在满朝鲜人文学”或“解放前朝鲜人文学”,并一直被视为韩国民族文化的另一分支;此后的文学则被视为中国朝鲜族文学。这一划分的主要依据是:文坛老一辈作家们大举回国,新一代作家不断涌现,逐渐形成新的文坛(李光一. 解放后朝鲜族文学中所表现出的居住地或故乡意识,归还与战争,近代东亚人的生活[M]. 首尔:京辰,2010年版)。

关于“在满朝鲜人文学”，先行研究者大多将其置于“亲日/民族主义”的二分法结构中进行探讨。有些研究者甚至借着作品的部分内容，批判它是“亲日或抵抗”文学。这种脱离作品主体线索的分析法，很容易使人陷入恣意批判。因此，为克服这种二分法带来的片面性和缺陷，将“在满朝鲜人文学”视为可真实再现朝鲜移垦民生活现状的移民文学，在生存危机前，以“生存第一”信条弱化理念本身的研究开始增多。对安寿吉文学作品的研究是其典型代表。但此类研究也只不过是停留在为安寿吉的文学作品洗刷亲日嫌疑上，并未从根本上克服这种二分法的缺陷。对于这种研究方法，有人指出：“以往观点存在‘还原主义’误区，即将贯穿满洲体验的‘离散经历’归结为两种原因来进行解释。”<sup>①</sup>为了克服这种二分法给作品分析带来的缺陷与“还原主义”误区，韩寿永提出从移居者内部出发、以移垦的视角来研究安寿吉文学作品的提议<sup>②</sup>。但若从所谓的“移垦农”角度来研究，终究还是无法跳出移垦农“生存第一”信条的藩篱。

因此，无论是对当时朝鲜半岛的文人还是日后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来说，“在满朝鲜人文学”这一词语都是我们自己界定出来的，至于是否合适仍有待商榷。事实上，在当时的伪满洲国文坛<sup>③</sup>，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伪满洲国“鲜系”文学。那么，“在满朝鲜人文学”与伪满洲国“鲜系”文学究竟有何差异呢？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朝鲜半岛文学的延伸’与‘满洲特殊性’之间的区别”。从“在满朝鲜人文学”（即朝鲜半岛文学在中国“满洲”地区的延伸）的意义上来讲，“满洲”一词只有地域上的含义。与此相反，“伪满洲国‘鲜系’文学”所囊括的含义更为丰富。它不仅包括标榜“五族协和”的“独立国家”——伪满洲国（实际为日本傀儡国），也指作为伪满洲国大家庭一分子的“朝鲜人”，更包含了中国“满洲”文坛的分支“鲜系”文学。对这一概念，时任《满鲜日报》编辑部长的廉想涉在安寿吉的作品集《北原》的序文中强调，“满洲朝鲜人文学”成为朝鲜文学的前提，是要首先承认其伪满洲国文学的属性。他在《满鲜日报》上开设“满洲朝鲜人文学建设新提议”专

① 韩寿永. 满洲文学史与安寿吉的北间岛所表现的离散问题[J]. 尚虚学报(第11辑), 2003年.

② 韩寿永. 亲日文学讨论与在满朝鲜人文学的特殊性. 在日以及在满亲日文学的内在伦理[M]. 首尔: 亦乐, 2004年版.

③ 文学“场”的概念早先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及。文学“场”从理论意义上讲，就是从社会现实出发来理解文学。这一概念不仅能表达围绕文学展开的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满洲国”这一概念的存在性尚存在诸多争议，因而以“满洲”为国家而创作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极具复杂性，也表现了作者多种复杂的社会经历。因此，本文中所述的“文坛”或“文学场”等用词将由布迪厄的“文学场”这一概念性词语来代替。

栏,并组织日、满、鲜系作家座谈会,为伪满洲国文学建设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当时,安寿吉作为“满洲朝鲜人”重要作家,也积极主张实现伪满洲国“鲜系”文学的再建。

那么,到底何谓“伪满洲国‘鲜系’文学建设”呢?它是指鲜系文学与日系、满系文学一同作为组成部分,被编入伪满洲国文学体系。这决不能与朝鲜文学体系中所讲的“在满朝鲜人文学”混为一谈。因此,在分析作家作品时,是从“在满朝鲜人文学”角度,还是伪满洲国“鲜系”文学的角度,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为此,我们需要矫正一下对“满洲朝鲜人作家”及其作品的认识。本文从这一点出发,把安寿吉在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作品归入伪满洲国文学体系,从伪满洲国“鲜系”文学的视角来考察研究。

## 二、“五族协和”与伪满洲国“鲜系”文学的可能性

1940年初,《满鲜日报》史无前例地开设了题为“满洲朝鲜人文学建设新提议”的专栏,吸引了当时生活在中国“满洲”地区的大批文化人士投稿。专栏旨在维系朝鲜文学的正统性,建设有“满洲朝鲜人”特色的文学。所谓“满洲朝鲜人文学”,首先是基于“北乡意识”得以实现的,不能将其视为朝鲜文学的边缘地带或是带有一定地方色彩的文学<sup>①</sup>。有趣的是,恰巧在同一时期,在满日本文学人士也围绕“满洲文学的独立性”展开了讨论,拒绝将伪满洲国文学单纯地视为日本文学的延伸或地方性文学,要将其建设成为大日本帝国独立的新文学体系。因此,若“在满日本人属于满洲民族”,“所谓的独立满洲文学并非指满洲的日本文学,而是由日本文学转化而来”这些言论成立,与此相关的“素材特殊性论,报告文学论,建国理念问题,民族协和问题,与职业作家相对立的劳动者文学论”;还有关于“满洲二世民族身份”等诸多问题也将被陆续提出。日本国内大多数人对所谓的“独立性”持否定意见,然而在满日本作家的讨论大则都是以“独立性”为前提展开<sup>②</sup>。

至于中国“满洲”的朝鲜人文坛与日本人文坛几乎在同一时期涉及“满洲文学独立性”。这一巧合现象,笔者将从以下两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是作家发

① 金在湧.从东亚的视角看满洲国朝鲜人文学.文明的冲击与近代东亚的转换[M].首尔:景辰社,2012年版,第273—275页。

② 岡田英樹.崔贞玉译.从文学的角度看伪满洲国的位相[M].首尔:亦乐,2008年版。

内心认同“满洲文学”的独立性。作为作家们固有生活经历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来讲,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满洲”素材论。这也是伪满洲国各个文坛体系自信的一种表现<sup>①</sup>。

此外,为强化“五族协和”政策,1937年日本废除在中国“满洲”地区的治外法权。这就意味着居住在“满洲”地区的日本人以往所享有的各项特权全部被废除。这一法令的颁布也彰显了关东军与伪满洲国政府培育“满洲国国民”的强烈意志。为响应这一政策,日系文坛与鲜系文坛都相继提出了所谓的“满洲文学独立性”这一主题。但两者所讨论的焦点却大相径庭。在这一问题上,日系文坛分化为新京意识形态与大连意识形态两个方向。这两者争论的焦点在于:“一是所谓‘满洲文学独立性’是指‘满洲工作延长线上的文学’,‘歌颂伪满洲国理念与思想之文学’,即作为政治附属物的文学。二是作为自由主义文学,即独立文学的形式而存在。”简单地说,就是代表政治主义的新京意识形态与代表文学主义的大连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sup>②</sup>。但在朝鲜文坛,作家们却展开了与此截然不同的争论。鲜系文坛主张的是:要在整个“满洲文学”体系中寻找朝鲜人文学的立足之地。即鲜系文学要同日系、满系及其他系文学一同作为伪满洲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民族文学的分支,与其他民族的文学同等交流,一同编入伪满洲国文学体系。它作为整个伪满洲国文学内部的一个民族文学分支,具有自身存在的独立性。对此,安寿吉的“满洲国政府不仅要给予日系、满系文学界,而且同样也要颁给鲜系文学作品奖项”<sup>③</sup>这一主张是具有很大意义的。

鲜系作家希望在日本殖民政策的夹缝中谋求生存。出于这一立场,他们提出了“将朝鲜文学作为整个伪满洲国文学的一个分支,寻求自身立足之地”这一议题。在日本帝国主义“内鲜一体”与“五族协和”殖民政策的夹缝中,在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的矛盾与断层中,鲜系文人踉踉跄跄地向前摸索着朝鲜人自己的文学之路。为强化“五族协和”政策,伪满洲国政府废除治外法权、实行伪满洲国国籍政策,积极致力于将朝鲜人纳入伪满洲国国民的努力

① 金在湧.从东亚的视角看满洲国朝鲜人文学.文明的冲击与近代东亚的转换[M].首尔:景辰社,2012年版,第275页。

② 岡田英樹.崔贞玉译.从文学的角度看伪满洲国的位相[M].首尔:亦乐,2008年版,第21—27页。

③ 满鲜日报,1940年2月3日。

中。然而,在“内鲜一体”的殖民政策下,朝鲜总督府将“满洲朝鲜人”视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sup>①</sup>。正如在满日本人作家并不愿意将“满洲朝鲜人文学”视为独立的民族文学,“内鲜一体”政策在伪满洲国文学体系中也巧妙地发挥着作用。1942年和1944年,日本文人出版的《“满洲国”各民族创作集》第一和第二卷中,没有登载一篇朝鲜作家的作品。这也验证了以上论述。第二卷甚至收录了蒙古族作家的作品,但对鲜系作家却从未提及,“内鲜一体”殖民政策的影响可见一斑。

为使鲜系文学能在整个伪满洲国文学体系中取得一席之地,获得与日系、满系文学同等地位,1940年,《满鲜日报》主办了“满洲国”日、满、鲜系作家座谈会。与会的日系作家以朝鲜语难以解读为借口,建议鲜系作家将其作品翻译成日文或是干脆用日文来创作,而他们自己却致力于翻译满系作家的作品。由此可见,在满日系作家们在日本“内鲜一体”殖民政策下,不自觉地将“满洲”的鲜系作家视为大日本帝国之臣民,将伪满洲国“鲜系”文学视为日系文学。座谈会上,在满日本人作家提出“在满朝鲜作家不活跃的原因在于鲜系作家自身的懈怠和误解”,并对与日系文人联系密切、积极拥护“内鲜一体”政策的今村等人给予了极力称赞。同时,也对他们只字未提朝鲜文坛和文化提出了质疑。对此,与会的鲜系作家代表李甲基与朴八阳概括道:“他们(日系作家)对朝鲜文学缺乏认识。”<sup>②</sup>朴八阳特别指出,“文坛作为一个特殊的小世界,若非置身其中的人,对其的了解程度还不足以向外人道”并称他们两人并不能代表整个鲜系文坛,对此也没有发言权。他们强调,虽希望促进“鲜系”作家与日系作家间的积极交流,但并不希望借“内鲜一体”的名义将自己融入日系文坛。维持对鲜系文学的认同性、与日系文人平等地开展对话与交流才是众望所归。在伪满洲国各系文学间的交流过程中,一定要维持鲜系文坛的主体性。

中国作家对在满鲜系作家的境遇表示关切,座谈会后积极给予朝鲜文学一定关心,并在自己执笔的杂志上刊载鲜系作家作品与文学评论。中国诗人吴郎在《新满洲》(1939年创刊)杂志上策划了题为“在满日、满、鲜各系作家传”的特辑,并通过记者高在祺,刊载了安寿吉的作品——《厨女》。紧接着,1942年6月

<sup>①</sup> 田中隆一. 伪满洲国国名的创出与在满朝鲜人问题. 满洲-东亚融合的空间[M]. 首尔: 昭明, 2005年版, 第256页。

<sup>②</sup> 同<sup>①</sup>, 第276—282页。

号的《新满洲》也刊载了高在祺的评论——《在满鲜系文学》<sup>①</sup>。高在祺在评论中积极拥护鲜系文学，他这样写道：对日本人来讲都有所谓的满洲文学，那么对于朝鲜人在“满洲”的文学也是有必要进行探讨的。从“满洲”地理和政治上的特殊性中表现出来的特殊理念的具体化来看，虽然还存在一定距离，但与日系文人的“满洲”文学相比较而言，反倒有一定的谈论之处。与日系文学相比，在满鲜系文学虽然开始较晚，但其前途是光明的<sup>②</sup>。从以上评论可以看出，他对日系文人提出的所谓“内鲜一体论”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并积极提倡和拥护“五族协和”的政治理念。

本稿中所言的满洲朝鲜人文学仅指生活在满洲地区的朝鲜文人用朝鲜语创作的文学作品。除此以外的都不是。虽然这种见解正确与否还有待商榷，但我认为满洲朝鲜人文学的命运与在满朝鲜语的命运息息相关，这是由祖国朝鲜的语言问题决定的。这个国家的语言问题成为定义“满洲文学”的要素之一<sup>③</sup>。

高在祺的这段话有两点需要我们注意：一是他将“满洲朝鲜人文学”的概念定格为“生活在满洲的朝鲜作家用朝鲜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并强调“仅限于此”，即论者将“满洲朝鲜人文学”的范畴限定为“满洲国内”、“朝鲜人作家”、“朝鲜语”等字眼儿。二是他对“满洲朝鲜人文学”存在的可能性和“满洲朝鲜语”存在的可能性给出了相应看法。这也是他极力主张“在满洲国内，鲜系文学要取得与日系文学同等地位”的原因。由此可见，鲜系作家明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却也不得不拥护“五族协和”政策，以便在夹缝中寻求伪满洲鲜系文学的生存之路。

在满洲开花结果，致力于满洲文化共荣的鲜系文学今后要如何发展虽是文人自身的问题，但文化与政治就像是鱼与水的关系，这就决定

① 高在祺，在满鲜系文学，满洲文学[M]，首尔：亦乐，2009年版，第97页。

② 同①，第102页。

③ 同①，第103页。